



年少輕狂 我的他和她

2012-10-17 記者 王宗瑜 文



生命中的人來來去去，但總會有那麼一個人，在風景都看透後，陪我看細水長流。那時是過生日大家會手寫卡片或簡訊祝福而不是臉書訊息，而無名小站還是最熱門的網站的時候。

他

朱朱是我在高中最好的男生朋友。

第一次踏入教室，他就是全班最引人注目的人：乾淨俐落的黑短髮、白皙細緻的皮膚，鼻間挺著一副考究的黑色粗框眼鏡，而髮燙整齊的制服看起來不經意地紮在合身訂做的窄褲中，踩著一雙紅色converse帆布鞋。我們都是擁抱自由的水瓶座，第一次說話，便發現我們的想法相似地驚人：只差四天的生日，心照不宣的默契，常常一方話說一半，另一人便說出另一半。於是過不久我們便親暱地像家人一般。

我們幾乎是形影不離，每天下課我總隨著他四處辦公、到別班串門子，或是趴在合作社旁的欄杆上看熙來攘往的學長們。放學後，一起到學校旁邊的摩斯漢堡讀書、吃晚餐，也養成了睡前講電話的習慣。不少同學與師長以為我們是登對的小情侶，總是「才子佳人」、「金童玉女」地戲稱我們。

而綠洲樂團是我們最喜歡的樂團，由Noel Gallagher和Liam Gallagher兩兄弟為首組成的搖滾團體，我們深深為他們放蕩不羈的媒體形象著迷：抽菸、酗酒、我行我素，偶爾寫些反社會的歌，向保守世界大聲呼告：「我他媽的不在乎你怎麼想！」以糜爛的搖滾巨星姿態生活著。在天天穿制服的日子裡，課表的小格子就像填實果遊戲般毫無空隙，黑板、桌椅、值日生總是在七點整準時就位，靜待一具具陸續拖拉著進入教室的疲憊空殼；隨著鐘聲響起，遲到一分鐘便準備和教官進行獵物與狩獵者的生存遊戲即將上演。聽著綠洲的歌，彷彿真的帶領我們掙脫了這些乏味體制下的網綁，讓不斷被灌輸認真讀書、專心致志等諄諄教誨的麻木乾涸腦袋，重新注入本應屬於青春的不安與躁動。

她

加加是我在高中最好的女生朋友。

高一始業考，同學們隨機交換考卷對答案，有人拍拍我的肩膀：「妳考得很好，字很漂亮。」那是我和加加第一次說話。她是個從內到外散發著男孩子氣的帥女孩，頭髮剪得短短的，髮梢因為自然捲而微微捲翹。和她在一起，讓人感覺如置身於和煦春日下般地慵懶和自在，我們總是有著無窮無盡而不及義的話，默契於是悄悄地在我們之間萌生。

每天的早晨，都是加加與我的兩人時光，在薄霧瀰漫的操場上，我們肩並肩跑步，並氣喘吁吁地背誦歷史年代口訣或國文詩詞默寫——加加是全班成績最好的人，我時常嘍嘍自己起起伏伏的排名，但她總說要是我認真起來絕對比她還厲害。每當鐘聲響起，宣告歡樂易逝、早自習時光開始，而操場草皮的自動灑水機也開始以華麗的姿態旋轉、運作。於是在鐘聲與灑水機咻咻運作之下，我們快跑穿越水花四濺的草皮，試圖閃躲，但也樂得被潑濕。

我一直覺得加加和我是合作無間的好拍檔，我們一起帶大家做體育操、一起借生物器材、一起刷廁所。然而事後回想，我似乎總是只在一旁偷懶，說些俏皮話。但加加從不和我計較，只偶爾因為我的大而化之或頑劣行為——例如拿鹽酸在廁所大理石地板上寫著她斗大的名字——而發噓。有時候因為彼此太熟悉，以至於我開始有些不耐煩，挑釁的話不經思考便脫口而出，但加加只是沉默，從未對我發過脾氣。她總是那麼讓我。

我們

就一直這樣平靜而規律的過日子，直到升上高二，朱朱無法接受語資班禁止學生參與社團或擔任幹部等繁瑣規定，毅然決然轉到社會組普通班。不負眾望，他當選了學聯會主席、志工隊的公關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長，成為全校最風雲的人物，規劃無數活動、舉辦了立校以來最震撼的校園演唱會，忙得不可開交。他以驚人的步調疾走、穿梭於各類大小校際事務，生活被填塞得滿滿的，每天總有面對不完的熙熙攘攘群眾、工作夥伴與繁雜瑣事。儘管還是偶爾會一起吃飯讀書聊聊天，但我已不再是他的生活重心。落寞難掩。

我向朱朱抱怨少了他的班級是如何使人窒息的沉悶，也埋怨我一直以來小姑獨處的心情，「拜託你不要斷我桃花好不好啊。」他陷入沉默，頭垂得低低地開始讀書，過一陣子，他趴在桌上，把臉埋進酒紅色的圍巾中小聲地抽咽。我慌了，想起過去我們是如何快樂地擁抱孤僻，也曾各自為了不同人一起心醉心碎。

而加加也追隨志向，以優異的成績從語資班轉入了第三類組績優班。雖然已不同班了，但加加仍一如往常的天天早上來教室等我。只是當交集不再緊密，而我們又各自遇見不同的人，我們的關係開始變得微妙。

不久之後，我戀愛了。他是康輔社的公關長，也是學妹們口中的「殺手學長」，以好看的臉蛋與發達的體能風靡全校。在陽光斜照的午後，他馳騁在球場、揮灑汗水的畫面，滿足了無數充滿幻想與憧憬的少女情懷。我們的戀情立即成為全校熱門的話題，有些人不懷好意預測我們撐不過三個月，甚至有人說三天便是極限，而我們的感情始終平順而穩定。

加加不再天天來找我，我戀愛的事實甚至不是我親口告訴她的。她說考試越來越多，時間越來越不夠用。偶爾她還是會來班上坐在我的位置等我，但我們不再跑步，而是倚靠著欄杆眺望操場，有時甚至一句話都沒說。

我與妳

高三那一年，木棉花落了一地，學弟妹一邊打掃一邊笑罵著將花踢來踢去。龐大的升學壓力讓我們的心像是繫在過緊的弦上，一點波動便能引發尖銳而震盪不停的反應。某天早上，加加告訴我她交女朋友了，是社團裡的學姐。學姐知情我們的好感情而深感不悅，「所以以後可能不會再來找妳了。」她幽幽地說。那年，我最愛的綠洲樂團也解散了，就好像從來沒想過會發生的事都發生了。

而後加加考上醫學系，朱朱朝著初衷邁向椰林，大家各奔前程，而此時我也結束了維持近兩年的感情。畢業典禮的早上，加加到班上找我，神秘兮兮、小心翼翼地從口袋中拿出一張折痕斑駁的小紙條，上面寫著：「加，肚子好餓幫我買飯，我要鹹的不要乾的，我要飯不要麵！」是我的字跡，當年理直氣壯恃寵而驕的口吻依然清晰可見。細數回憶應是時而羞赧時而感慨，但總是件趣味的事，然而我卻止不住地潸然淚下。「我可以抱妳嗎？」除此之外，加加從來沒有請求過我什麼。

我與你

畢業一年後的某假日下午，我和朱朱相約回到學校，悠悠地漫步校園，倚靠在我們過去最常盤據的欄杆，校園寥寥數人，只有資優班的學生在修習先修課程。昔日熟悉的摩斯漢堡，如今被霓虹閃爍的流行服飾店佔據；老舊的操場經重新翻修而煥然一新，再也看不見屬於我們的痕跡。

此時鐘聲響起，語資班的學生下課了——應該是高一吧，稚氣的臉龐還帶著剛進入第一志願就讀的驕傲神情，而書包與制服是那樣的嶄新。突然的一陣風，把她短短的裙子吹掀起來，她稍感慌亂地壓住裙襬，隨後便從容地走下樓梯，瞅了我們一眼。「是不是看見高一的妳了？」朱朱和我相視而笑，我把頭默默地靠在他的肩上。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
資深配音員蔣篤慧，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的酸甜苦辣。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


大地音樂製作人吳金黛，藉著音樂的力量，使聽者重新審視自我與土地之間的連結，並以尊重的態度看待生命。

